

# 谈河南宋代瓷器

## 纹样的装饰特色

□ 关 健

瓷器纹样是指瓷器在制作过程中以外加的技法手段施以纹饰,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美化器物。中国古代瓷器的纹样装饰,盛行于宋元时期,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常用的纹样的装饰手段主要有:划花,在挂釉后半干的瓷坯上用木签、竹签、铁签划绘纹样称划花;刻花,用刀具在瓷坯上刻出装饰纹样,称为刻花;剔花,即阳刻花纹,把花纹以外的空地剔除,使花纹凸起;印花,是用有装饰纹样的印模在未干的坯胎上打(按)印出花纹,或在有纹饰的器模中制坯,使花纹留在坯体上;其他还有如雕镂、绣花等等。

宋代是制瓷业的鼎盛阶段。当时河南境内除汝窑、钧窑、官窑等几大名窑外,民窑四起,不仅形成了巨大的窑系,在工艺技术、装饰方法上也不断有新的创造。其中,烧造饰有纹样图案的瓷器窑场甚多,生产的产品林林总总,各具特色。从釉色和质地来说,有洁白细腻、光亮莹润的白釉,也有其黑如漆、富于变化的黑釉,又有色呈茶黄、润如琥珀的黄釉,还有如冰似玉、汁水莹厚的青釉。从图案纹样的装饰手法和风格来看,更是各有创造,多有精品,争奇斗胜,各出心裁。其主要窑场如下:

汝窑。汝窑是宋代河南众多窑场中最负盛名的窑场之一。瓷器纹样装饰花卉图案也最为丰富的汝窑瓷器属于青釉系。受耀州窑的影响,汝窑有官窑、民窑之分,汝官窑在河南宝丰清凉寺,主要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瓷器;汝民窑在河南临汝县,主要烧民用瓷器,粗精俱备。其胎骨厚重,釉色润泽,有卵青、豆青、虾青等色,大部分有印花装饰,也有刻花及

素面。所饰纹饰图案线条流畅,纹饰优美,在青釉辉映之下,便产生出深浅浓淡以至晕染的效果。

汝窑的印花、刻花纹样多达数十种,其取材以缠枝花卉为主,以菊花、牡丹、卷草、莲瓣等纹样最为多见,此外尚有海水游鱼、鸭戏水、婴戏纹等等。汝窑的图案结构富于变化,既能适应造型特点,又有独自的完整的欣赏效果。如宋代“缠枝花卉瓷碗”内大小六朵花卉相接排列,形成环状波浪式构图,花朵还有多种变形:或叶片肥硕、花头丰满作正面辐射,规律严整;或枝叶舒卷反侧,缠绕变化,花头作侧面随意取势。形象生动,结构讲究,表现得富有生气。又如瓷碗内还常以花卉在碗心做适合纹样,在碗壁上用花卉组成二方连续纹样,或分为放射状六格,格中以水波纹衬底作花卉或游鱼纹样。海水纹也属其典型风格:以圆圈形式构成多层波浪式水纹,间或有婴戏或鱼纹点缀其上,中心为花卉或田螺纹。装饰效果在隐现中透着生动、细腻、灵秀。

汝瓷纹样装饰手法独特,已形成独有的装饰方法,纹样轮廓多为凸起阳纹,细节之处常以阴线刻划,在造型处理上程式意味突出。如“菊花以排线花瓣环抱着丰肥的半圆花蕊”,“牡丹花瓣常作对称排列”,植物枝叶穿插左右得势,“花筋叶脉用排状点线刻划”等等。花卉按照统一变化的法则填充布局,图案大方健美,线条婉转生动,具有健康朴厚的艺术特点,这正是民窑瓷器的装饰风格。其纹样构成形式虽然必须适应各种器皿之外形而受到一定限制,但却包含了单独式、散点式、满幅式、多层式、对称式、放射式、旋转式、平衡式等多种适形构图形式,可以

说集当时工艺图案构成之大成,充分显示出匠师高深的图案技巧和宋代花鸟画的辉煌成就。

登封窑。登封窑窑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县东南的曲河镇,属于宋代北方白瓷系统中的磁州窑系,产品均以白釉为地,“纹饰以花卉、鱼藻为多,画笔简单粗放”。与一般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产品不同,它除了有白釉刻花、剔花或划花瓷器外,还普遍大量地烧制一种珍贵的“珍珠地划花”瓷器,这种装饰方法始创于唐末河南密县西关窑,借鉴了唐代金银器印花工艺的特征进而又得到改进与发展。其方法是在挂有白色化妆土的瓷器坯胎上刻划主纹,空白处则以细管状工具印满细小的圆圈纹做为地纹,宛若珍珠铺地,从而出现独特的艺术效果。这是登封窑最具代表性的瓷器,不但数量多,而且工艺水平也很高。在此类器物中,以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珠地双虎纹瓶”最负盛名。其装饰方法颇具匠心:瓶身刻划搏斗的双虎作为主纹,形象夸张生动,所饰的小圆圈均匀细密,连绵相接,形成一种近似中间色调的感觉,将主要形象双虎及点缀其身后的草叶纹衬得十分突出,别饶丰趣。刻画的线条婉转自然,流畅活泼;线痕将器表覆盖的白色化妆土划掉,露出红褐色的胎,即成一种仿佛红褐色的线描画,色彩红白结合,非常谐调,图案清晰醒目;近瓶底处所刻十六瓣仰莲纹,使得器物纹样装饰更加丰富、完满。另有“珍珠地划花人物纹瓶”,在橄榄形的器身上划以肩负葫芦、袒胸露臂之醉汉形象,情趣诙谐,将其醉态刻划得栩栩如生,在珍珠地上刻划人物形象的甚为稀少,因此弥足珍贵;此外“珍珠地划花鹿纹枕”也纹样细腻,意境优美。其皆具构图清新活泼之特征,将含蓄隽永的自然韵味融汇其中。

登封窑广泛地、成功地运用“珍珠地划花”这种独具魅力的纹样装饰形式,取得了引入瞩目的成就。据专家研究,“珍珠地划花”瓷器与前面提及的白釉刻花、剔花或划花瓷器一样,都是当时“用来供应城市中富有的商人和市民以及农村地主们的需要”的高档产品,在瓷器装饰艺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扒村窑。河南宋代另一座有特色的窑场,位于河南禹县西北扒村,属于我国最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系,始于唐,盛于宋,终于元。此窑的产品种类丰富,以白地黑花瓷器享有盛名。在敷了化妆土的胎上,用毛笔绘制纹样后再罩以透明釉,纹饰强健挺拔,黑白对比强烈,具有饱满繁复、生气勃勃的

形式特征——这是扒村窑最具个性的装饰手法。此外,还有白地划花和在白釉上画红、绿、黄等彩色花卉的,亦效果鲜明。

宋代“白釉黑花大盆”可视为扒村窑的代表。此盆所绘黑花,黑如漆墨,而其底则白如淀粉,黑白异常鲜明。细审其纹样图案的构成,可见其在装饰上所具的匠心。瓷盆正中心为团花,然后依次为缠枝莲花间以荷叶、水波及浮萍纹、卷枝纹,在有弧度的盆壁上绘有肥硕的变形莲瓣纹,盆的口沿部绘以盛开的花朵及缠枝叶纹等,由里至外,共绘制了5种纹样。这种多层次的纹样装饰处理可谓扒村窑之特色。虽然各层次纹样构成形式有别,变化手法各异,但造型风格的一致又能将其统一起来,使各种因素、关系谐调不可分离,使它们充满着比整齐一律更进一步的和谐关系。另一件扒村窑“白地绘黑花婴戏纹罐”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正面开光中,饰有两个方额广颐、面目清秀、头梳抓髻、颈饰项圈、身着裹肚的婴孩,臂和腿像藕节般肥美可爱,他们正悠然自得地手执荷叶,在荷花、荷叶之间尽情嬉戏;空隙之处,填以细密的、有着涡漩动荡之势的水波纹;开光之外,缠枝花饰的描绘细致而又丰满;罐肩部和近底处,饰以覆瓣莲纹及几何纹、仰瓣莲纹等上下呼应的装饰带。扒村窑瓷器以繁密的图案的空间混合,形成黑白、疏密、轻重的对比,形式对应和层次变化。

扒村窑的瓷器纹样装饰,在河南宋代民窑中颇具典型性,具有深厚、豪放、粗犷的特色,洋溢着纯真的美和蓬勃向上的生命气息,体现了宋代民窑所散发出的浓厚的装饰意趣。

当阳峪窑。位于今河南省修武县当阳峪,是宋代北方民窑中的一个重要窑场,其受磁州窑影响,亦属磁州窑系。釉色以白为主,酱色次之,此外还有底蕴色釉、三彩釉。产品种类多样,除了著名的绞胎瓷外,其中剔划花瓷器颇具特色,可以说是它的代表品种之一。

当阳峪剔划花瓷器的装饰纹样,题材较为丰富,纹饰以牡丹、芍药、莲花、菊花等各种花卉为主,亦见鱼、鸭、蜂、蝶、鸟、兽等。“当阳峪窑常常用网格纹以及多个小方格组成的几何图案来装饰器物,它们一般做为边饰,起到衬托主体纹样的作用。”“主体纹样为极富动感的花草,上下网格纹做为陪衬,以单纯的几何图案形与生动的自然形态相结合,达到一种既工整又活泼的艺术效果。”如所出土宋代“花叶纹壶”在壶腹部最饱满处黑色胎地衬托大朵醒目的白色花

卉做装饰带,上下各辅以剔刻方块网格纹装饰带陪衬;器肩又与主要装饰带呼应,绘以白地黑色缠枝花纹样。几条装饰带之间用宽带白条纹来间隔,图案结构因此更鲜明且富于节奏感。一件器物有如此讲究变化的纹样设计及手法处理,不仅使人们欣赏到作者所刻划的图案形象之美,也使人们欣赏到由于多种技法的变化而产生的丰富而耐看的装饰效果和色彩效果。当阳峪产品众多的几何纹饰,反映出别具一格的表现意趣。

当阳峪窑剔花瓷器能够充分利用各种方法使釉色、化妆土和胎质互相映衬盖露,独显空间布置的讲究,可谓纹地互补,黑白互衬,层次丰富,各具美形,创造出独特的装饰效果。宋代“刻花梅瓶”堪称当阳峪窑的佳构:其采用挂白化妆土的装饰手法,上下饰两层刻花瓣纹把中间装饰区衬托出来,中间装饰区大面积剔刻灰地白花缠枝牡丹纹,整体布局有主有次,一簇簇牡丹花呈“点”状散布在器物表面,又以近于完美的结构将各“点”串连起来,空间分割极为讲究。刻线婉转流畅,牡丹花花形概括简练,生动饱满,穿枝布叶,因形生发,和谐自然。尤其在技法处理上是剔去主纹以外的地纹而露出胎地,使花纹更加醒目突出;再在花及叶上刻划出花蕊、叶筋等细节,然后施釉烧制。这种装饰方法能使花纹微微凸起,具有浅浮雕的感觉,抬眼望去,就如用一枝牡丹花缠绕在瓶身上一样,显示出民间匠人的巧妙的构思。

在化妆土应用技术广泛的北方窑场中,剔划花曾是一种流行的装饰手法。当阳峪窑的剔划花瓷器不仅品种较多,而且装饰题材丰富,工艺技法娴熟,装饰技术与装饰风格发展得更全面和充分。

此外,河南宜阳窑、宝丰窑、内乡邓州窑、新安城关窑、鲁山段店窑、密县窑、鹤壁集窑等各处窑址,都代表了北宋北方各个著名的窑系,产品纹样装饰也各有特色,是宋代瓷器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河南宋代瓷器纹样装饰代表性强、覆盖面广;举凡多种多样的纹样及装饰,都表明了其是富于变化的,而且每种装饰手法和题材都收到各自不同的艺术效果。宋代瓷器制作技艺的高度发展为瓷器装饰艺术的发展和提高提供了技术支持,此外绘画艺术的成就也为瓷器纹样装饰带来积极的影响。弃制作技艺不论,河南宋代瓷器纹样装饰显然包含了装饰图案画、花鸟画、山水画,甚至白描、写意等诸多因

素。民间工匠们十分重视瓷器的装饰,极为自由地表现艺术创造才能,尽一切可能去利用材料和工艺来实现装饰意匠,创造最适合于广大民众的装饰形式。无论何地窑场所出产品,总体上都表现出既有写实或变形的特点,但又不排斥“图案化”。其写实类的纹样,在自然形的基础上加以集中和典型化,增加了趣味性和形式美感;其变形类的纹样,则是在自然的基础上加以概括、夸张、变化,使之理想化,富有装饰美感,将所表现的对象的美更加集中、更加突出。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对自然有着深切的感受和观察,同时又有很高的艺术概括能力,在装饰区域的分割、构图的安排诸方面,都能适应造型的特点而恰到好处,形成纹样装饰和器物造型的高度统一,且绚丽与淡雅共存、美观与大方同在,建构出瓷器发展史上美丽辉煌的艺术景象。

河南宋代瓷器纹样装饰的不断创造和广泛运用,不仅美化了瓷器本身,赋予了生活用器以美的品格,而且拓展了中国宋代陶瓷艺术的审美境界,使得瓷艺语言更加进一步扩大和丰富。宋代河南瓷器纹样装饰艺术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它不单是一种研究古代艺术的珍贵遗物,而且是一种可供造型艺术在新时代有所借鉴的艺术典范,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1. 李绍翰《河南古代图案》,河南美术出版社,1986年。
2. 刘涛《当阳峪剔划花瓷器》,《中原文物》2000年1期。
3. 杨育彬《河南考古》,河南古籍出版社,1985年。

(作者系洛阳师范学院副教授)